

重庆舰起义

永不磨灭的历史记忆

王颐桢◎主编

1949年2月25日凌晨，原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在上海吴淞口举行武装起义，成功驶往解放区，其影响震惊中外。今天，作为起义的亲历者们，抚今追昔，带我们一起回忆那段永不磨灭的历史记忆——重庆舰起义。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HOUS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重庆舰起义

永不磨灭的历史记忆

王颐桢◎主编

革命历史
名著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庆舰起义：永不磨灭的历史记忆 / 王颐桢主编.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5436 - 8804 - 9

I. ①重… II. ①王… III. ①国民党军—第三次国内
革命战争—史料—1949 IV. ① K266. 9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7277 号

书名 重庆舰起义——永不磨灭的历史记忆

主编 王颐桢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责任编辑 高继民 杨成舜

特约编辑 霍芳芳

封面设计 祝玉华

插页 1

照排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有限公司

印刷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大 32 开(850mm × 1168mm)

印张 8.5

书号 ISBN 978 - 7 - 5436 - 8804 -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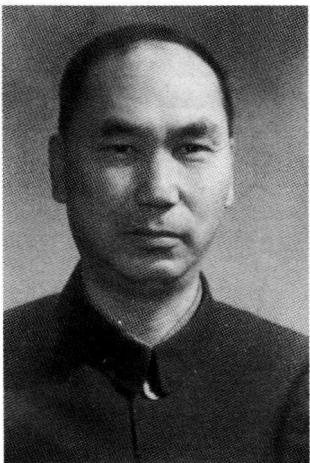
定价 49.0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532)68068629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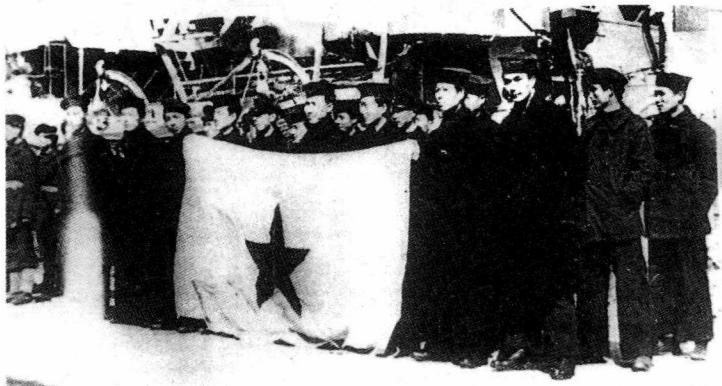


王颐桢(1927年—,江苏高邮人),曾任重庆号士兵解放委员会主席。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解放勋章。第一届全国青年联合会全国委员。

历任海军学校副科长、队长、教研室主任、副部长、系副主任;国家海洋局海洋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副所长,先后曾帮助所长工作,任所党委书记及负责所

全部工作,代理所党委书记;以及海军舰艇学院训练部部长、副院长等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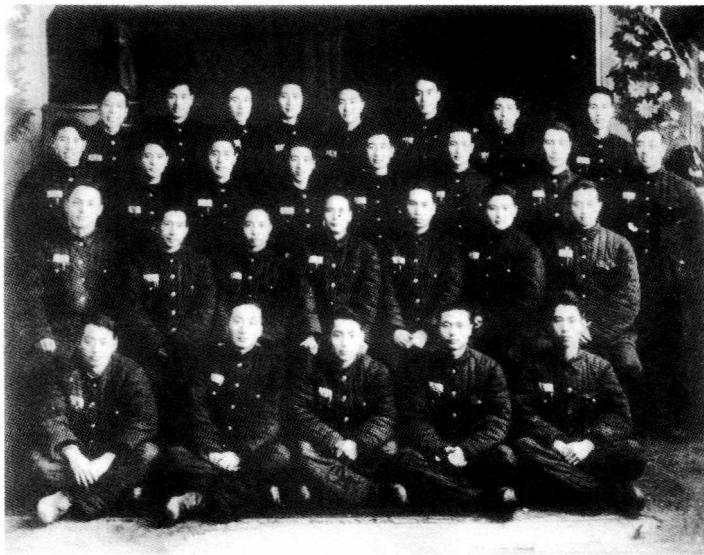
1988年离休后致力于书法活动。毕业于中国老年函授大学书法专业。曾为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书法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全军性、海军、舰队及地方性等书画展并载入相关的书画册。曾获特别荣誉奖、特等奖等,并获“中华爱国艺术家”、中国知名艺术家称号奖章等。2011年任中国书画研究院院士职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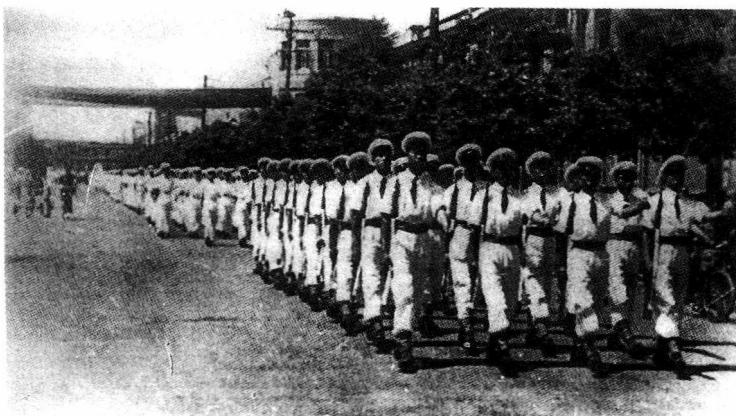
1949年3月初，组织领导重庆舰起义的“士兵解放委员会”全体成员在辽宁省葫芦岛港码头，手持自制的白底红星起义旗帜合影。



1949年5月在北京全国第一次民主青年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与出席的海空军代表在大会主席台上合影。左起刘善本、周总理、王寿楷、王颐桢。



1949年下半年安东海校，士兵解放委员会全体同志与学校政委朱军合影。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第一所海军学校——安东(今丹东)海校成立，重庆、灵甫两舰起义官兵集中在该校学习。图为学员们队列整齐地行进在校园里。

序

王颐桢老撰写主文并主编的《重庆舰起义——永不磨灭的历史记忆》就要与读者见面了。可以说，多年来王老希望出版一部能够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重庆舰起义历史书籍的愿望，终于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实现了。在这里，我谨向王老致以最衷心的祝贺。

因为工作关系，我早就与王老相识并结下深厚友谊。记不清有多少次，我们在一起就重庆舰起义有关问题进行探讨，共同对迄今难以给出结论的一些争论感到焦虑和不安。就在前不久，王老又一次给我打电话，说准备把多年来收集的有关重庆舰起义的史料，包括他自己撰写的回忆文章结集出书。我当即表示支持，认为这是一件对历史负责的大好事，而且时下只有王老有资格、有能力来完成这件事；从时间上来说，应立即启动，不能也不必再拖了。王老请我为该书写序，一开始我很是犹豫，主要是担心人微言轻，“分量”不够，无助于提升该书的影响力。但是，王老认为，如能结合该书特点，对有关情况做必要说明，将有助于读者对该书的理解。而我由于对相关情况和资料比较熟悉，长期以来对有关问题做过一些思考并与王老多次沟通，被王老认为是作序的合适人选。于是，欣然应约。

1949年2月25日凌晨，原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

在上海吴淞口举行武装起义，成功驶往解放区，这无疑是对即将垮塌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腐朽大厦的又一沉重打击，其影响真可谓“震惊中外”。然而，从起义成功的那一时刻起，围绕着对这次起义的认识、起义者之间相互关系以及不同起义者所发挥作用等问题，开始了无休止的争论，以致迄今未能“解除误会，消除分歧，统一认识，增强团结”。值得庆幸的是，遵照胡耀邦同志指示精神，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海军政治部组成联合调查组，对重庆舰起义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于 1983 年 9 月 16 日正式写出《关于重庆舰起义问题的调查报告》，由总政直报胡耀邦同志。需要指出的是，这次调查研究正是在我们党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以后进行的，这篇调查报告在时隔 28 年后的今天来看，也是完全经得起推敲和检验的。在这里，我不禁想要说一句：感谢当年联合调查组的同志严肃、认真、细致、辛勤的劳动。不过，当年的工作也留下了遗憾，即在胡耀邦同志以及中央书记处其他同志已明确批示同意的情况下，由于拖拉扯皮，调查报告中建议的相关后续工作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现在，王老把他珍藏的这个调查报告的副本作为重要附件编入该书，或可对当年的遗憾弥补一二吧。

在重庆舰起义研究上，我历来抱定一个态度：第一，必须坚持唯物主义和辩证方法，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情况，得出相应结论，反对动辄打棍子、扣帽子；第二，对不同观点和看法，应尽量采取宽容、包容态度，不组织正面争论，以免伤及老同志颜面，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今天，虽然王老为我们提供了调查报告的副本，但我仍然认为没有必要、

实际上也不可能要求大家据此来统一认识。当然,由主管机关组织的正式宣传、纪念活动中使用的材料等,就应另当别论了。再深一步想,重庆舰起义,从最初酝酿,到实际策划准备,再到最终发动,整个过程都是在严格保密状态下进行的,绝大多数起义者都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参与活动并藉此形成对起义过程的感知和认识的。因此,在一些问题上出现相互矛盾的说法,有的同志觉得个人作用未获充分肯定而认为不公平,甚至个别同志有意无意地过分宣扬自己的作用等等,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方面,王老尽管常常被推向矛盾漩涡的中心,却始终处之泰然、淡定。这次,他在和我谈到出书的目的时,再次表明心迹,出书既不是针对或试图否定哪一个人的观点,更不想使哪一个人在感情上受到伤害,而是想趁自己身体尚健、记忆力尚好,把自己掌握的全部情况告诉读者,留给历史。正是出于此目的,他不仅对自己撰写的回忆文章即该书主文反复进行推敲和修改,而且还将其他同志撰写的部分回忆文章收入书中。

除上文中已提到的以外,本书还收录了关于重庆舰起义的其他珍贵历史文献。据我所知,这些文献,只有一小部分曾散见于有关的书籍和刊物中,而这些书籍和刊物又多为内部发行,少为社会所知。这次,王老把他多年收集珍藏的文献资料集中交付编辑出版,无疑是对重庆舰起义历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通过这些文献资料,可以使我们对重庆舰起义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贡献有更深刻的认识,对重庆舰起义艰难险阻的历程有更多的了解,对绝大多数起义官兵在加入人民军队后学习、改造、进步、成长的不凡经历有更新的理解,

对我们党和军队一直以来对这样一支起义部队及其全体官兵所寄予的厚望、倾注的心血以及富有成效的工作有更多更深刻的了解和感悟。我相信，凡是认真读过此书并能静心思考问题的人，都能或多或少地从中得到有益的历史的启迪。

最后，我想以下面的话，来告慰那些牺牲的先烈和逝去的前辈，并作为本序的结束语：

历史可以无情地磨碎一切物质，但重庆舰起义的光辉永不磨灭！

王 勤

2011年8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王 勤 /1
回忆“重庆”号起义	王颐桢 /1
毛泽东、朱德复重庆舰邓兆祥舰长	
及全体起义官兵电	/48
邓兆祥率重庆舰起义官兵致毛泽东、朱德电	/49
关于重庆舰起义问题的调查报告	/51
纪实——重庆舰在吴淞口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59
党是怎样领导“重庆”号起义的	陈修良 /78
重庆舰起义史略	原重庆军舰士兵解放委员会 /82
陈毅关于重庆舰等起义谈话摘录	/99
朱军给张英震的信	/100
迎接“重庆”号起义官兵——献给起义 36 周年	
.....	张英震 /102
在党的指引下驶向人民怀抱	毕重远 /130
吴淞口的风暴	武定国 /150
重庆舰起义回忆片断	洪进先 /167
难忘的惊心动魄一幕	陈鸿源 /177

参加重庆舰起义前后	张启钰/186
党给我们指明出路	王 淇/199
参与策动重庆舰起义经过	曾祥福/206
我在“重庆”号起义前后的经历	张兴昌/212
重庆舰起义见闻	周方先/222
海军生涯话新生——记邓兆祥是怎样	
走上革命道路的	马志安、海 莲/242
后记	
黄恩远/257	

回忆“重庆”号起义

王颐桢

“重庆”号概况

“重庆”号是一艘轻巡洋舰，净排水量 5270 吨，满载时 7500 吨。长 154 米，宽 15.5 米，速度 32 节（接舰时实际为 30 节），续航力 4000 海里。炮备：计有 152 毫米双联装对海主炮，炮塔 3 座，102 毫米双联装平高两用副炮 4 座（主副炮均能自动装填炮弹）。四联装 40 毫米高射机关炮 2 座，20 毫米高射机关炮 8 挺（双联装 3 座，单管 2 挺），副炮高射指挥台 2 座，并配置主炮指挥仪计算室。鱼水雷武器：计有 533 毫米三联装鱼雷发射管 2 座，舰尾攻潜深弹滚放装置 2 具，破雷卫 2 具，配备有磁性水雷防护电网。鱼雷 7 枚，深弹 4~8 发等。雷达设备：计有 285 式对空雷达 2 座，284 式航海雷达 1 座，281 式对空雷达 1 座。通信设备：计有长、中、短、超短波无线电收发报机、对空联络指挥收发报机、定向仪及远距离大小信号灯等。轮机：计有透平主机 4 部，主锅炉 5 座，辅助锅炉 1 座，总马力 64000 匹。电力设备：计有柴油内燃机直流发电机 2 具，蒸汽透平直流发电机 2 具，功率 900 千瓦。步兵武器：计有重机枪 1 挺，轻机枪 2 挺，冲锋枪 50 多支，步枪 200 多支，转轮手枪约 30 把。弹药：计 152 毫米炮弹约 1000 发，102 毫米炮弹约 1200 发，152 毫米练习弹 36 发等。

该舰系国民党海军 1948 年 5 月从英国接收，英文原名

H. M. S. Aurora（“曙光”号）。1935年6月开始建造，1936年9月下水，1937年被调入英舰队。曾参加过二次大战大西洋及地中海许多战役。战后退役，经过维修后交给国民党海军，是国民党海军中最大的战斗舰艇。

国民党海军为了接收该舰，除早期派出军官赴英受训外，曾先后于1945年从重庆、1946年11月份从上海派遣大批士兵赴英海军受训。1945年从重庆赴英的士兵接舰时均晋升为军士，其中部分回国后升为少尉、准尉。1946年11月份赴英的一大批士兵是在南京、上海报考的青年学生，其中大部分来自国民党海军学兵大队，小部分来自南京国民党海军赴英潜艇士兵训练班，该部分共108人，是国民党海军总部为赴英接收两艘潜艇而在南京、上海两地专门招考录取的。其中军士队36名，报考时要求高中毕业以上；学兵队72名，文化水平最低初中毕业，一般都在高中以上，甚至有一些大学生。后因英国改变主意，取消潜艇交付计划，潜培训班学员被编入“重庆”号、“灵甫”号当水兵，另有二十几名留在英海军机电学校学习机电修理。留在英国的这些人于1950年回国，有一部分在中途不愿去台湾，经过斗争回到大陆来了。

1946年11月出国的士兵们乘英运输舰“澳大利亚皇后”号赴英，12月初抵达英南部普利茅斯（Plymouth）军港，旋即登上英23000吨的H. M. S Renown（荣誉号）训练舰（原为战斗巡洋舰），接受水兵船艺等基本训练，后大部分被送至英海军各专业学校接受航海、枪炮、鱼雷、通讯、机电等专业训练。1948年初除一部分分配到“灵甫”号护卫舰外，大部分登上重庆舰，分配到舰上各部门，1948年5月完成接舰训练，举行交接仪式后，于6月份启航返国。当时舰上计军官38名，士兵590名，合计628名。途经直布罗陀、马尔他、苏伊士、亚丁、科隆坡、新加坡、香港，1948年8月抵达长江口，随即赴南京，接受国民党党政军显要和“社会贤达”等视察或参观。10月驶往上海，补充主副食品、水、油和军火后，开赴

渤海参加内战。11月返回上海高昌庙江面维修,补充新兵约100名。1949年2月中旬开赴吴淞口补给待命。1949年2月25日,“重庆”号士兵解放委员会发动起义,在上海地下党联系的起义组织参加下,在邓兆祥舰长和其他爱国官兵的支持下,起义获得胜利后开赴烟台。由于舰上部分人员调出、士兵大量开小差,以及起义发动前,数十人上岸未归等,起义时实际在舰官兵人数为574名(包括一部分补充上舰的新兵在内)。这次起义使“重庆”号全体官兵摆脱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走向光明,投奔革命。我作为“士兵解放委员会”的主席,起义时同志们勇敢坚定、群策群力、团结战斗的情况在38年后的今天仍历历在目。

认清黑暗现实,向往光明未来

我出生于江苏省高邮县的一个官宦地主家庭,祖辈是清朝乾嘉时代有名的训诂学者。我5岁丧父,那时家庭已趋破落。从小受到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的思想教育。小学时代处于“七七事变”前夕,全国各界抗日思潮高涨,我对近百年来国势孱弱、备受帝国主义侵略欺侮深为痛心,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深为钦佩。1938年家乡遭到日寇残暴轰炸,我所在的高邮县城中小学一座教学楼被炸。记得那天我从学校后门北面逃回家中,经过中市口时见到许多商店被炸毁,许多人被炸死。后我随家人逃亡到江苏仪征乡间,寄读于天长姐姐家。那时经常能见到新四军的队伍,有时新四军部队来家里借宿,当夜来,次晚走,我对新四军纪律严明、不扰百姓、作风艰苦有了初步印象。后去扬州中学读土木工程科。一次,毕业会餐后,同学们群情激昂,在宿舍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热血》、《毕业歌》等抗日救亡歌曲,我也跟着一起唱,热血为之沸腾。学校的隔壁即是东关大街,日本宪兵巡逻常经过

此处，大家视若无睹，尽情宣泄。但由于当时存在正统观念，还把希望寄托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1945年高中毕业，听说“大后方”优待沦陷区的青年，学生可免费上大学，遂与同学结伴取道安徽阜阳，打算去“大后方”上大学。途中对敌伪提心吊胆，好不容易穿过了封锁区，来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大家想这下可好了。可未想到国民党军队却刁难勒索，同学们只好把从沦陷区带来用以换钱维持生活的一些衣服、袜子送给他们才得以放行。到阜阳后，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对这些历经千辛万苦来自沦陷区的青年学生不闻不问，大家非常失望，异常焦急。不久日寇投降，我随即回到家乡，赶到国民党省教育厅举办的江苏省流亡失学青年招致站，被送往南京临时大学先修班学习。当时国民党忙于派出大员对沦陷区的接收，依靠美国海空军运兵抢占华北地盘，依靠联合国救济总署救济，可救济的物资却中饱私囊。北京发生了美军强奸女大学生沈崇事件，最后不了了之。所有这些我感到是与世界五大国之一的地位不相称的。虽然希望国家以后能逐步好起来，奋发图强，搞好建设，改变过去贫穷落后状态，但心中存有疑问。在得悉免费入大学读书没有希望的情况下，适逢国民党海军总部在京沪两地招考出国赴英潜艇士兵训练班学员。想到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多来自海上，国家需要建设海军，潜艇对国民党海军来说是新兵种，又是去英国受训，是留洋的，回来建设新海军会有光明前途；虽然读书是自己所渴望的，但家庭已不能供给学费，无可奈何，遂报考了赴英潜艇士兵训练班，在军士队中考了第一名。旧社会“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的观念，使自己心中几经犹豫，最后还是进入潜艇士兵训练班军士队。陈诚曾两次检阅了潜艇训练班学员，并训话说：“如果打起来，三个月可消灭共产党。”妄图来给我们刚入伍的新士兵打打气，但是，我们心里都明白，他这是胡吹。

1946年11月，在上海与国民党海军学兵大队1000多

人乘英运输舰“澳大利亚皇后”号赴英。到英国后，登上英“荣誉”号训练舰进行水兵基本训练，以后分到英卡塘海军鱼雷学校接受鱼雷专业训练。期间我的学习成绩是最好的。接着登上“重庆”号鱼雷部门当鱼雷兵。在英国受训期间，通过和英国人的接触，通过阅读当地报亭的先进书刊，思想受到了极大触动。我在休假中曾与曾瑞森（苏北人，潜训班学兵队学员）做伴到英国中部谢斐尔德（Sheffield）附近乡村一退休工程师家做客，并游览了伦敦、剑桥、牛津、莎氏故乡、格拉斯哥、利物浦、爱丁堡、都柏林以及英国南部沿海的几个城市，参观了钢铁厂、造船厂等，我也曾闯进英国潜艇基地偷看英国潜艇。英国城市和乡村的建设很优秀，房屋街道整齐清洁，英国人大都有绅士风度（gentleman mood），讲文明礼貌，社会秩序也好，不像中国到处有乞丐，社会秩序混乱。英战后物资供应虽然不丰富，但人民生活水平是不错的，比我国人民要强许多。英海军拥有各类舰艇，力量很强。当时想如果中国能建设得像英国一样就好了，把当时所见的资本主义英国作为理想的王国。看看自己的祖国贫穷落后，认识到想建设新海军没有强大的工业基础，特别是没有钢铁不行，自己遂报名参加谢斐尔德市的 Bennet 学院炼钢函授专业学习，并取得了毕业文凭。在英时我还自学了高等数学等课程。从英国《泰晤士报》等报刊看到一些比较客观的消息，即国内内战已打起来了，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国民党报纸所宣传的延安大捷实际是得了一座空城，未能消灭共产党的有生力量。这使我想起陈诚“三个月消灭共产党”的说法未免荒唐可笑，也使我认识到国民党的宣传不是真实可信的。内战使我大失所望，抗战胜利后本应迅速建设国家，而国内当时却是一片战火和紊乱。在英海军机电学校学习的叶蔚霞处看到《工人日报》、《共产党宣言》等报刊书籍，后者虽看不懂，但知道了些“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名词。